

SHI JIE KE HUAN XIAO SHUO JING PIN CONG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外星来客

说精品丛书

来客

福

Tor/46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外星来客

〔苏联〕阿·斯特鲁加茨基

鲍·斯特鲁加茨基著

高方义 冯景诚 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外 星 来 客

——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

〔苏〕阿·斯特鲁加茨基 著

鲍·斯特鲁加茨基

高方义 冯景诚 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6.777印张 2 插页 126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320

ISBN 7—5395—0465—X

I·59

定价：2.80元

内 容 简 介

探长格列波斯基 休假 住进了细颈瓶河谷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不料，旅馆中奇事层出，凶案接踵。摩西先生总是拿着他那金属杯子，喝着永远喝不完的东西；欣库斯往往孤身独坐在白雪皑皑的屋顶上发怔，有一阵子，他又突然变成了雪人；布柳恩是男性还是女性，抑或是没有男女性别的巫师？奥拉弗突然死于非命，摩西夫人则奇迹般地死而复活了；国家第二银行被盗；装运黄金的装甲汽车遭劫……富有侦破经验的探长被这一系列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而他以往每每致胜的推理经验，在此不但无法搞清事实真相，反而把事情越搞越乱……

这部作品乍看是描写侦破故事的推理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充满奇特想象力的科幻作品。它描写的是外星人到地球观察，以求联络，却陷入匪帮一桩罪恶阴谋的惊险经历……本书迷雾重重，情节跌宕，结尾峰回路转，让人茅塞顿开，很值得一读。

前 言

在90年代第一春里，我们选编了这一辑以太空故事为主的“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作为奉献给少年朋友的一份礼物。

科幻小说在国外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尤其深受8至16岁少年儿童的喜爱。近几十年来，欧、美、苏、日等国科幻小说作家辈出，他们的作品风靡世界，往往一版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推动科幻小说的发展，各种国际性的机构也相继成立。1969年在巴西，1970年在日本先后召开了国际科幻小说讨论会；1976年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大会，并成立了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协会；许多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各国的科幻小说协会，出版了各种刊物，还设立了各种奖金或评奖活动，以鼓励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品。

纵观一百多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科幻小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并逐渐地趋向成熟。当代的科幻小说，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创作形式上都不断地扩展和拓新，其想象力的丰富大胆、情节的曲折惊

KAG 87/02

4

险、扣人心弦，都是早期科幻小说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当代高科学技术在航天航空、电子、化学等各条领域里的突破和创造性的应用，也为科幻小说家展示出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为灿烂的远景，并且使得科幻小说日益走上了与正确的科学发现及科学预想相结合的道路。不是吗，许多曾经只是科幻作品预言的事物，今天都早已成为现实。比如，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写作的《从地球到月亮》、《80天环游地球》及《海底两万里》等科幻作品，刚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被看作是一种大胆的想象。但在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宇宙卫星探测太空星体，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无论陆路、海路或空路，环游地球一周已毫不稀奇。而当代的宇航科学无论是在技术研究还是在工艺制造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有这一切，都为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基础，使之有望登上一个个新的台阶。

80年代初，科幻小说在中国也曾经风行一时，不久，又走入低潮，几至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想在这里探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优秀的、健康的科幻小说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它能对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开阔他们的视野，促进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起到有益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目前科幻作品仍不景气的情况

下，大胆选编了这一辑以太空故事为主的科学幻想小说，并且准备在以后陆续推出其他系列的健康、有益且能引人入胜的科幻作品。我们相信，此举一定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得到广大的热爱科学、有志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少年读者的欢迎。

我们这样期待着。

编 者

一九九〇年春

第 一 章

我把车子停好，走出来摘下墨镜。一切都像老探长兹古特说的那样：两层楼的旅馆，黄绿色，门廊上方挂一面写着“附近有登山运动员罹难”的招牌——它惹人注目，又使人有一种沉痛的感觉。台阶上堆着雪，上面胡乱插着五颜六色的滑雪板。我数了数：7块。有一块还系着冰鞋。

一楼最右边的窗子伸出一张白脸孔，接着两扇门开了，台阶上出现了一个人：他秃顶，矮胖，拖着笨重的身躯，慢腾腾地走到我面前。

他并不看我。阴郁的眼神哀伤而又矜持，他就是旅馆老板、细颈瓶河谷的主人亚力克·斯涅瓦尔。

“那边……”他的声音低哑又含混不清，“出事地点就在那边。”他用食指比划着，“就是那个山顶……”

“弹簧钩断了，”老板含混地往下说，“从200米高处笔直地摔下来——往死神的怀里摔。也许，他喊过救命，但没人听见，跟着大雪块一道落下

去，啊，大地都抖动了……”

“他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我问，一边打量着四周。

“得让我想想。”老板低下头，用螺旋锥顶着脑门说。

一切都像兹古特说的那样。只有那条狗没有看到，但我注意到台阶的雪块和滑雪板的旁边都有狗的脚印。我爬进车厢，拿出了一只装满酒瓶的篮子。

“兹古特探长要我向您问好。”我说。那老板立即从回忆中醒过来，声音也像平常人了，“他近来怎样？”

“还过得去。”我把篮子递给他。

“看得出来，他没有忘记在我壁炉旁边呆过的几个晚上。”

“他现在谈的也就是那几个晚上。”我说，一面又想转身往车厢里爬，但老板抓住了我的手。

“别再动手了！”他认起真来，“这是卡依莎的活。卡依莎！”他大声吆喝。

一条牛犊般大的长毛救冻狗马上跳上了台阶。我知道，除了放在旅馆那间陈列室中的零杂物品，这条狗就是死去的登山运动员留下的唯一东西了。我本来想看看这条取着女人名字的狼狗怎样运送我的行李，但是老板用不容反对的手势把我领进屋

内。

我们穿过阴暗的前厅，再向左拐入一条走廊，老板用肩膀推开了挂着‘账房’牌子的房门。老板等我在安乐椅上坐好之后，才推开写字台上的簿子。

“请允许我介绍自己。”他用指甲仔细理着笔尖，“我是旅馆老板兼机械师亚力克·斯涅瓦尔。您自然已经注意到细颈瓶河谷出口处的那几架风车了？”

“啊哈！原来那就是风车？”

“不错。一种风力发动机。全是我亲自设计安装。就用这两只手。”

“您是说……”我含糊敷衍着。

“一点不错，全由我亲自动手做的。”

“行李搁哪儿？”背后有一个尖细的女人声音问我。

我转过身子，门口站着一个25或26岁，面颊绯红的矮胖女人，她手里正拎着我的皮箱。

“这就是卡依莎，”老板对我说，“卡依莎！这位先生给我们带来兹古特先生的问候。你记得兹古特先生吧！卡依莎？你当然会记得。”

卡依莎马上脸红耳赤了，她耸耸肩膀，用手掌捂住了脸。

“她会想起来的。”老板向我解释，“她已经想

起来了……哦!……就住4号房间吧!这是旅馆最好的房间。卡依莎,把先生的皮箱……这位先生……”

“我叫格列泼斯基。”

“把格列泼斯基先生的皮箱拿到4号房间……蠢透了!”在卡依莎出去后,老板轻蔑地说:“这样的女人少见……就这些吗,格列泼斯基先生?”他期待地望着我。

“彼得·格列泼斯基。”我一句一句地让他登记,“警察局探长。正在休假。假期两周。还剩下一周假期。”

老板忙不迭地写着。就在他登记的当儿,那条救冻狗窜进了账房间。它望望我,眨眨眼,突然像一捆木柴似地轰隆一声倒在保险柜旁边,它的头枕在一只爪子上。

“这是莱丽。”老板说,“身上没有跳蚤,可是正在退毛。”

莱丽哼了一声,把头枕到另一只爪子上。

“我们走吧!”老板站起来,“我陪您去房间。”

我们又穿过前厅,走上了楼梯。

“我们6点钟开午饭,”老板开始介绍,“不过任何时间都有小吃,比方说喝点清凉饮料什么的。晚上9点供应便饭。跳舞、打桌球、聊天,都在壁炉间里。”

我们来到二楼走廊，再向左拐，老板在第一个房门前站住。

“这里面，”他还是那种嘶哑的声音，“请看一下。”

他在我的前面开门，我走了进去。

“自从那个难忘的可怕的日子……”老板的话匣子刚打开就突然关上了。

这房间不错，尽管光线有点阴暗。窗帘只往上卷了一点。床上不知为什么会有一支登山手杖。房间里有一股才抽过烟的烟雾。中间的沙发背上搭着一件防水帆布上衣，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还有一份报纸。

“嗯……”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看，这里已经有人住了。”

老板没吭声。他的眼睛盯着桌子。桌上没有特别的什么，只有一个大烟灰缸，烟灰缸里有一只烟斗。烟就是从这只烟斗里袅袅上升的。

“他还活着……”老板终于开口了，“他真的活着吗？……可是，人为什么又不照面呢？”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等着他往下说。我的皮箱不知在什么地方，角落里倒是有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包，但不是我的。

“这里的一切，”老板的口气越来越自信，“从那个难忘的可怕的日子算起，有6年了，一切



老板没吭声。他的眼睛盯着桌子。桌上只有一个大烟灰缸，烟灰缸里有一只烟斗，象是刚刚撂下，一丝烟雾还在袅袅上升。

都照他上山前的样子摆着……”

我怀疑地望着那只烟斗。

“千真万确！”老板像要同我决斗似的，“这是他的烟斗。这是他的上衣。而这个是他的登山杖。‘请带上您的手杖’——我在那个早晨对他说。他只是摇头笑笑。‘可您总不能老把它放在床上呀’——我喊起来，由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浑身冰凉。‘普尔库阿一帕？’——他用法语回答我。我至今都弄不懂这话的意思……”

“他是说：‘有什么理由不好放呢？’”我给他解释。

老板伤感地点点头。“我也这么猜想……哦，这就是他的旅行包。我没有让警察局动他的东西”

“那么这也是他的报纸了？”我说。我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份前天出版的《缪尔新闻》。

“不是，”老板说：“当然不是他的。”

“我也这么想。”我马上附和。

“报纸当然不是他的。”老板又重复一遍，“至于烟斗，用它抽烟的那个人自然也不会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的。”

我含糊地嘟囔：“占用死人的烟斗，这可是对亡灵不够尊重的行为。”

“不，”老板若有所思地反驳，“格列泼斯基先生，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复杂了。不过，这点我

们以后再谈吧！我们现在就去您的房间。”

但是在我们出去之前，老板对这间丧屋又扫了几眼，他跑过去把壁橱门打开，又重新关上，还走到窗前用手拈了拈窗帘。我知道，他还打算看看床底，不过他克制了这种想法。我们走到走廊上。

“兹古特探长有一次告诉我，”老板经过短暂的沉默后说，“他的专业就是猎熊什么的。请问您的专业是什么？当然，如果这不是什么秘密的话。”

他在我的前面打开了4号房门。

“我这个专业很没意思。”我回答，“检查渎职、挪用公款、弄虚作假、伪造国家文件……”

我马上就看中了这个房间了。一切都清清爽爽，空气也好，桌上一尘不染，透明的窗子后面是白皑皑的雪原和黛色的山麓。

“真可惜。”老板说。

“为什么？”我不经意地问，同时瞧了瞧床铺那边。卡依莎在那里忙着。我的皮箱打开了，东西一件件放好了，卡依莎正拍打着枕头。

“其实，说穿了也就无所谓可惜，”老板说，“您有必要打听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吗？这些事都叫人伤心，叫人的血液流动加快。还叫人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希望，使人着迷。但是，一旦弄清楚，就索然无味了。”

“您真是一位诗人，斯涅瓦尔先生。”我还是

不经意地说。

“当然，当然，”老板说，“哦！您已到了家里了。您料理一下，好好休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楼下的滑雪板、桌球、各种东西都供您用，有必要可直接找我。如果现在想喝点什么——我是说清凉饮料，找卡依莎好了。请接受我的敬意。”

他走出去了。

“要点什么吗？”卡依莎问，“您有什么吩咐？”

我望着她，她又耸耸肩膀和用手捂住了脸。

“还有哪些人住在这里？”我问。

“哪些人？摩西先生和夫人。他们住1号房和2号房。3号房也是他们包了的，不过，没人住。夫人是一位大美人，大家的眼睛全盯着……”

“是这样啊！”我鼓励她说下去。

“西蒙纳先生也住旅馆里。喏，就在对面。有学问。大家都打桌球，爬墙。全是调皮鬼，就是有点精神病。”她又脸红了，还习惯地耸耸肩膀。

“还有哪些人？”我问。

“迪·巴恩斯托克先生，还有几个马戏团的人……”

“迪·巴恩斯托克？真是他本人吗？”

“不知道，也许是吧！还有布柳恩……”

“布柳恩是什么人？”

“他们都骑摩托车，穿短裤。也是个调皮鬼，太年轻了。”

“是这样啊！”我说，“您讲完了？”

“还有几个人。才到。就是有点……他们光站着。不睡，不吃，就这么站着过夜……”

“听不懂。”我老实地承认。

“谁也弄不懂。大家全站着。他们读很多报纸。前几天迪·巴恩斯托克先生的一双皮鞋丢了。我们找呀，找呀，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有人把皮鞋带到陈列室去了，就丢在那里。还留下了脚印。”

“什么脚印？”我急于弄明白她在说什么。

“湿的。就用湿脚在走廊上走路。他们还喜欢打铃叫我。一会儿是这个房间，一会儿是那个房间。我来了，这些房间又一个人没有。”

“好，行了。”我叹了一口气，“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卡依莎。现在我最好去洗个澡。”

我把烟头丢在烟灰缸里，拿一块浴巾去淋浴间。走廊上一片寂静。从什么地方传来桌球的撞击声，毫无疑问，这是“调皮鬼”在那里发精神病。他叫什么来着……好像叫西蒙纳。

我发现淋浴间的门就在楼层过道上，门在里面锁上了。我迟疑一会，小心翼翼转动着门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迈着笨重的脚步，不急不忙地穿过走廊。我想，我当然可以下去，到一楼的淋浴间